



# 写作生涯的终结

(美)董鼎山

我当然仍不断锻炼我的脑子,因此我还在不断写作,以防脑力迟钝,结果是在纽约《侨报周末》发表的每周一次的专栏,短短一千字的文章,亦可借此抒发作家的灵感冲动。我的大脑仍在努力思考,我一直有感触就要写出来,这样既能不断锻炼我的脑力,也可增添我余生的兴趣,至于所谓“写作生涯”已告一段落。

不过我凭什么来自号“写作生涯”呢?在写作方面,我一生从事了70余年(从14岁开始发表作品),说不上什么“生涯”,因为我从未有一个时期是靠写作收入为生,从未靠稿酬酬屋、养家、旅游,乃至坐飞机访问祖国。正如我在少年时向叔父表明我的前途设想时被叔父所斥的那样:“你要靠写作为生?一生注定要过亭子间生活(“亭子间生活”是当时上海人形容生活困苦的俚语)?”结果我听从他的忠告,最终在新闻界与学术界之间找到了足以生为的“生涯”。

我当“作家”的初期经验是,杂志编辑有时会轻蔑地表示:给你发表已经抬举你了,怎么还要稿费?确实,我当年有许多初出茅庐的作家朋友都曾遭遇

这种待遇。到了今日,我还在提醒作家朋友们,绝对不要自费出版自己的著作。在美国出版界有很多所谓的“Vanity Press”(虚荣出版商),听说现在国内也有这种现象,想发表的作家甘愿自费出书,印了几百本洋洋得意地去送人。我对他们的忠告是:千万不要轻视自己的心血作品,一定要相信自己的东西是值钱的(不然何必要做作家)。

有人好奇地问我:那你自己在《侨报周末》经常发表专栏文章,稿费可不少吧?我说我已到了不必靠稿费为生的地步,写稿不是为了钱,二十余美元一千字,不够带上妻子去中国餐馆吃饭。我说我写专栏乃是为了有个发泄的地方。我与编辑约法两章:一、我不能拼音打字,必要靠打字员;二、文章如有更改,必须取得我的同意,因我要保留自由发挥的权利。我把第二个条件看得更重,不然何必写稿。

还有人对我的英文写作收入表示好奇。与中文报刊相比,美国报刊稿费确实到了足以谋生的程度(30年前我在《纽约时报》一篇750字的专论,稿费250美元;一篇600字的书评,稿费150美元;替《巴黎评论》写篇介绍中国文学状况的文章,稿费350美元)。但是稿费虽高,写稿必需有编辑邀请,除非你是一位名家。因此我不敢把自家的英文写作与中文写作相提并论。我又不曾梦想在英文写作方面可以达到靠此为生的“生涯”境界。

今年听说国内报刊稿费提高,令我兴奋。也听说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提高

了许多文人的收益,甚至有人可以获得高达百万、千万元的版税,这是市场经济的成功。犹记得我的第一本文集《天下真小》于1984年初次出版(印数1.2万册)时的情形,编辑兴奋地告诉我,此书在各地书店一抢而空。在美国,我们称此为畅销书。我问编辑,既是畅销书,何不继续再版获利?他腼腆地告诉我,在中国没有这种惯例。出书是一种“任务”,任务完成,主事者的责任也告终,不必继续再版获利。这种情况现在当然不会再有了。

整个写作生涯,我的感慨很多。现在就借此地盘再发些老年人的牢骚,为未来作家仗言。真要感谢知友李华敏女士给我这个机会。

本文系《书影与肖像——鼎山自选集》和《域外回音——鼎山忆旧集》(百花文艺出版社)自序

总角之年,断断续续进入几次幼儿园,不在学的时候,就牵着妈妈的衣角到处走,工厂、生产组、亲戚朋友家,都去。那时候在老家的祖父时常生病,一躺倒,电报就来了,作为大媳妇的妈妈就要收拾包袱,拖着我去先坐火车(经常是慢吞吞的夜车),然后转乌篷船,在微弱的晨曦中抵达绍兴柯桥后梅,这段日子里,妈妈日夜料理爷爷,我则在田头河边玩耍,看人家扳网或钓虾。

乡间的生活,是我人生的第一堂课。由此见识了稻田瓜棚油菜花,还有耕地或收割的场景,抚摸了水牛的弯角。羊是弱势动物,但也会顶人,赤脚的孩子每人牵一只羊出去寻草吃,他们见我走近就放羊过来,我看到羊一低头就没命地逃。大白鹅是王羲之的最爱,但这厮也会欺生,三五成群地作闲聊状,见我走过就拍打着翅膀追来,啄我的屁股。黄毛小鸭煞是可爱,但我用小石子丢它们,待会邻居老太太就扭着一双小脚,倒提着死鸭子来找妈妈赔钱。人性难道真有欺软怕硬的一面?

乡下的日子宁静淡泊,却也有惊心动魄的时候。有一次我从厨房出来回卧房,头顶上突然一阵异响,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啪地一下重重摔下,仔细看,原来是一条手臂粗的乌梢蛇紧紧地盘住了一只肥硕的老鼠。我哆嗦着逃回客堂,当天晚上发高烧冒冷汗,躺了整整三天。娘娘(祖母)忧心忡忡地对妈妈说:蛇盘老虫是凶象,你爹的病恐怕难好了。

迷信也不是没有道理,爷爷的身体果真一天比一天差。娘娘请人砍掉了柴屋旁边的桃树,又请了道士来念咒驱鬼。留了几茎鼠须的老道士在爷爷的卧房里忙过一阵后又冲到我睡的床边,拿竹丝帚往我身上乱拍一阵,还含了一口口水喷在我

脸上。这让我恶心并恐惧,从此恨死了道士。但是爸爸去世后,我们还请了一班道士来做法事,光是加饭酒就被他们吃光四五坛,香烟也送了满满一篮。

爷爷大概也算得上乡绅了,他早年在浙江海关做过事,阔过一阵子,沈家台门里的好几进房子过去都是我们的。海关的生意停掉后就在家闲居,靠父亲和叔父赡养。他人缘好,乡里乡亲对他敬重有加,当然写信、写春联、断家务事之类的事情也要劳动他:我跟他出去逛,常有老人在路边立停,跟他拉拉家常,顺便夸我几句。

十年前我回故乡,家乡父老跟我说起老人家还是肃然起敬。爷爷在家读书,写字,也要赌钱,人家乐意叫他打牌,因为他一上桌就打瞌睡,一副牌结束人家就推推他:“大生哥(爷爷的小名),好付铜钿哉。”爷爷一惊,慌忙抹去嘴角的流涎,数钱。

吃了晚饭,我喜欢跟着妈妈在台门口的河边乘凉,风贴着河面吹来,十分凉爽。还有风景可看,乡里的汉子背靠斜阳,赤膊坐在石桥上,一大碗糙米饭堆得尖尖的,托碗的手再夹一叶霉干菜,扒口饭,低头咬一口菜梗。看人家摸螺蛳也是蛮有趣的,才比我大一点的孩子结了伴,争先恐后地从桥上跳下,他们潜入后就

不见了动静,很让人揪心,但又在我绝望时突然像小白龙一样从浪花中蹿起,将鼓鼓一拳的螺蛳扔在竹篓里,晚上就是一家人的下饭了。他们在桥上吮着螺蛳,将壳再吐回河里,扑哧扑哧的声音很是悦耳。

现在,老家的河水是黑的,哪里还有螺蛳啊! 隔着三五地,我跟妈妈去镇上买菜,我紧挨着湿漉漉的船帮,将小手伸进水里,掬起一道道水花。乌篷船冲过竹篱的时候,哗地一下,船有惊无险地进入了新界。马车、酒家、布店、破庙,醉酒的男人和出嫁的新娘,喧嚣的街市永远有生动的风景。

故乡是记忆的底色,是感情的酵母,是根。但是,现在的孩子似乎没有故乡了。他们的籍贯上填着“浙江”或“安徽”两字,却永远回不去度假了。他们看不到原生态的农村,闻不到牛粪与稻谷的气息,没有听人瓜棚说鬼的恐惧与兴奋。他们不会游泳也缺乏对空间的准确判断,每年有溺水或坠楼的噩耗让人唏嘘。

西谚说:野菜是没有故乡的。本意指野菜有落地生根的旺盛生命力,但我们的孩子没有故乡,也不是野菜,他们是温室里靠营养液拔高的花朵。

## 乡关何处

沈嘉祿



亚历山大·乔力奇是一位崭露头角的英国画家,他的画作大都是具有印度民间风格的怪诞的形象,在伦敦、丹佛、多伦多的博物馆都有展出,单幅售价可达一万美元。但乔力奇自己从来不曾拿起过画笔,他住在纽约,在印度的贾帕尔聘请了7位画师为他画,乔力奇向他们支付工资和奖金,他每年去印度一到二次视察画师的工作,当作品完成一半时,画师用快递把画寄到纽约,以听取他的意见和指示。此过程相当耗费时间,故乔力奇的画大多需要二至三年才完成一幅。乔力奇对于整个作画过程毫不隐瞒,他总是把参与画画的助手的姓名写在画的背面。

## 不拿画笔的画家

周炳焓

艺术界对这种画家请人“捉刀”的现象孰是孰非也有争论,反对者认为收藏者看重的是画家的真迹,但问题是时下市场对当代艺术作品的的需求量非常大,画家如果“孤军作战”,根本无法满足需求。一旦某画家的作品断档,市场非常敏感,风向就会变,传出他(她)已经消失的信息。所以,当今一些画家请人“捉刀”,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业内人士认为,“雇用画师代画”已日益被行业认可,而有品位的画廊大都有职业操守,只要买家问及是谁画的,他们都会如实告知。

事实上,画市场的价格并没有因为有助手的参与而受到影响。有些经验老到的收藏家,可以从笔触来判断画作出自谁之手,他们甚至发现,有瑕疵的往往是画家的真迹,而看似十分完美的作品,反倒是画师完成的。

从历史上来看,米开朗琪罗、伦勃朗、鲁本斯等大师都曾经聘请大量徒工在画室工作,只是在印象主义画派兴起时,这种做法开始消褪,因为画在画布上的完全是画家本人视觉中的形象。直至上世纪中叶,波普艺术倡导者安迪·沃霍尔在其工厂用各种技法制作平板印刷的艺术品,聘用徒工的做法又开始流行。

不拿画笔的画家催生了一些有趣的现象:2010年8月,纽约州布法罗某画廊举办了索尔·莱维特(犹太籍的美国艺术家)的面积达204平方米的模块画展。莱维特已于2007年去世,展出的画全是由他的五位学生和另外十一位博物馆聘请的画师完成的。一位学生认为,画虽不是出自莱维特,但是画画的人知道他的想法,他的意境所在。

显而易见,当今收藏者在评估一件作品时,肯定要“考虑”“究竟是谁画的”这个问题。对于视觉艺术品,创意、构想占据了主要地位,谁最后完成作品可能并不重要,不过,当决定购买类似乔力奇的画时,收藏者一定是慎而又慎的。



秋菊图 (中国画) 谢小珮

去过一次江西修水,差不多有十年了。十年里,修水的许多事都忘了,黄庭坚和双井茶却记忆犹深。

茶泡在杯里,叶芽如凤爪般舞动,汤色碧透。我抿一口,那种醇和微甘的滋味顿时洗去我一路风尘。我疲惫全消,连呼好茶。朋友笑了,说这是宋代名茶,当年黄庭坚曾以此茶作贡品,欧阳修更有《双井茶诗》对其赞不绝口。就在这个夜晚,我知道修水是黄庭坚的故乡,也是双井茶的故乡。第二天,我去黄庭坚纪念馆拜谒九百年前的修水先贤。县城南山崖的纪念馆临修河,四周古木参天。黄庭坚书写的“佛”、“钓矶”等摩崖石刻至今仍气势磅礴,让人感叹不已。馆中九曲回廊,书法碑刻如同一道道艺术大餐,令我大开眼界,碑刻中《经伏波神祠》《墨竹赋》等,堪称“瑰玮之文,妙绝当世”。

从修水回来,我一头扎进黄庭坚的诗书之中。黄庭坚茶诗极多,古时文人中恐很少有比肩者。难怪明代王士禛在《花草蒙拾》中称他“咏茶诗最多最工”。黄庭坚自幼生活在茶乡,家乡的茶伴随他整个一生,他在诗中屢次歌咏双井茶,“双井名入天下耳,建溪春色无光耀”、“万仞峰前双井坞,婆娑曾占早春来”、“家山鹰爪是小草,敢与好烟云龙同”等诗句,对双井茶推崇备至。元祐二年(1087)黄庭坚收到家乡双井茶,分赠苏轼,写下《双井茶送子瞻》:“我家江南摘云腴,落硤霏

霏雪不如”,更是让双井茶闻名遐迩。黄庭坚的茶词也精彩:“凤舞团团饼,恨分破,教孤零。金渠体净,只轮碾,玉法光莹。汤响松风,早减了,二分酒病。味浓香永……”饮茶的喜悦充满字里行间。

黄庭坚也写茶赋:“汹汹乎如涧松之发清吹,皓皓乎如春空之行白云。宾主欲眠而同味,水茗相投而不浑……”烹茶、品茶的过程、感觉在这首《煎茶赋》中描述得淋漓精当,令人身临其境。

《宋稗类钞》记载:“富郑公初甚欲见黄山谷,及一见,便不喜。语人曰:‘将谓黄某如何?原来只是分宁一茶客’。讲的是宰相富弼听闻黄庭坚名声,很想与他一见。两人相见却话不投机,原以为黄庭坚如何了得,却不过是“分宁一茶客”。“分宁一茶客”这个雅号也因此传诵了几百年。

黄庭坚家乡的双井茶,五代时即以“制造极精”而闻名,至宋更有“绝品”、“草茶第一”之称。今日双井茶的知名度虽不如龙井、碧螺春,但双井村十里秀水所孕育的茶芽依然“江夏无双”。

月夜灯下,我读山谷佳句,案头一杯双井茶陪伴,“细添六一泉中味,故有滄翁句子香”。杨万里诗中所绘意境,在此刻于我别有一番体味在心中。

## 十日谈

肖邦是为那些妇人们所欢迎的,因为他心地温和。

享受文化生活

## 登梅塞德斯奔驰中心寓望四首

胡晓明

世博园区梅塞德斯奔驰中心四楼,环廊临空,近日天朗气清,上海登临好去处也。

一  
一片柔蓝万里天,浦江俯望思翩翩。何时风景长相忆,最是江春入旧年。

二  
星斗阑干缥缈间,大江奔涌不复还。

谁家风笛残阳处,忆得涛声第几湾?

三  
飞榭临空几往还,乡思迢递隔重山。如何独立天风里,犹恐缙尘点鬓斑。

四  
江畔浦东望帝京,千层云绕万里城。清风不用一钱买,明月何时浩荡行。

时常在幻想着重逢。尤其是对方曾付出真挚感情的老朋友。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和对方在时光的流转下,会变成另一个样子。想象中的老朋友,永远是那副年轻清纯的青春模样。可是,对于记忆中最想念的那个人,竟然从来没有重逢。

缘分有时候就是这样,生命中见面的机会就是那几次,过后,再怎么渴望,也都没有用。

在镜子里发现白发以后,终于想通了。来到这个年龄,就算重逢,年华老去的自己,看着年华老去的那个人,两个人应该是高兴还是悲伤?美好的形象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时光永远不会回头,年轻的面貌是远去的朦胧人影。一切都在岁月缓缓地走过以后逐日模糊了。

终于明白古人说,相见不如不见。为保留那永远美好的印象,不如不要重逢。

## 不想重逢

(马来西亚) 朵拉

